

小·醜

李鈺創（香港城市大學專
上學院學生）

我，身上，甚麼也沒有。我，一站在漆黑的舞台上，台下的人，已經在發笑。我還沒有做任何的動作，台下的，已經在笑。

我把台上的鋒利的刀刃，向靶上的被紮得結結實實的一個人飛去，一個陌生、和我同齡的人。鋒利的刀刃，飛插往他的額上，那人對我說了聲：「我應得的。」

那把刀，名為「升學」。

他的頭，無力地垂下，血流如注，濺得我一臉都是。台下的觀眾，在狂笑。

我用那人尚有餘溫的血，為自己劃上臉譜。一幅京劇的臉譜。本身只有黑白的臉譜。如今，只剩下血紅色，以及我慘白的臉色。

台下的，靜默下來，看着我臉上的血色臉譜，又開始發笑。

那張臉譜，名「瘋狂」。

我開始，把自己的左手，伸入木箱內，僅僅露出手掌。然後，用右手手上的鋼鋸，一下一下的，往木箱的正中鋸去。一下又一下，原來鋸下的，是木屑，但漸漸，出現了血紅色，是血。「是的，我又表演失敗了。」木箱中的手，沒有觀眾預期的一樣，和身體分離之後，還會活脫地動。僅僅外露的手掌，由血色，漸成白蒼蒼的慘白色。

這表演，叫「教育」。

台下的，又靜默了。有一少部分人在驚呼，但更多的，是沉默。

接下來，我把我的頭，放進一隻巨獸口中。一隻會通人語的巨獸。我清楚見到，牠的巨齒，刻有「考試」二字。

那隻巨獸，叫「社會」。

我的頭，很痛，那巨獸，並沒有如觀眾預期般，容我把頭拿出來，就已經把大口合上。

我的頭和身體，一分为二。頭，不痛了。突然，我在巨獸口中的頭在對台下觀眾說：「我應得的。」

完了，這次荒唐的表演完了，下一個赤裸裸的小醜又上場了。

忘了，這舞台，叫「命運」。